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一

于王項余列傳第二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官宣德元年授  
監察御史謙長身貌白皙如冠玉音吐鴻鬯每奏對宣  
皇帝常目屬之巡按江西嘗以平反冤獄出數百人死  
穢神明從繫漢庶人還上命廷數庶人罪嚴詞朗朗徹  
衍陛間上心益喜謙以爲才特眷注五年山西河南災  
手書謙名授吏部陞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  
十三謙感上知遇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湔剔馬政



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然謙才大機踈遇事敢徃少瞻顧入朝議事或風以持一二土物入交際謙笑而舉手謝曰吾惟兩袖清風而已以是滿九載始轉左在鎮一十八年不遷正統十三年與戶書王佐議不合舉參政孫原貞與王來自代言者劾謙任久擅求代有怨望下法司論繫三月赦出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詣闕乞留遂以少卿還撫二鎮又明年始召入兵部右侍郎是年璫振挾上親征虜尚書鄺埜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上北狩京師大震時邸王監國

廷臣譁請族振恨不卽食其肉錦衣指揮馬順長隨二內侍皆振黨侍王側群臣爭取立捶死邸王懼欲退諸大臣多趨匿謙獨直前掖王啓王宣諭乃息廷臣於是人人屬目謙以爲今日之社稷非謙亡可與相付者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百王直何能爲時鄺埜已沒行陣太后卽日陞謙兵部尚書邊事倥偬訛言日至謙靜鎮之侍講徐瑄繆以占象倡南遷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于此此而不守去將安之豈不鑒宋南渡之覆轍乎廷



議是之於是始言守備事矣邠王旣卽大位虛心委焉  
譏策虜今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請下令分道  
募兵留漕卒自益勅工部併日蒐乘繕械已而虜擁上  
皇至紫荆關譏恐京通芻粟爲虜資下令募軍民得自  
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厥草亦如令聽自取  
之不盡則焚之盡徙郭外之民入城使清野九門要地  
分列將帥畫而守之是時石亨以右軍從西寧侯與虜  
戰陽和敗歸譏愛其材勇復用之比虜至亨請鍵九門  
避虜鋒譏曰不有戰何以守身自監督諸軍按壘城外

而令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闔門城守上皇在虜我軍  
不敢遺一矢虜覘我整而亦不敢輕軼我詭言邀我大  
臣出迎駕索金帛譏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  
矣虜計沮俄以三千騎趨通州不能得我一粒米散掠  
皆空野七日乃奉上皇宵遁譏謀上皇移蹕遠發蹶尾  
擊虜死蹶下萬計上嘉譏功加少保譏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虜去大同  
叅將許貴乞與虜和譏下勅詰責大勵諸邊鎮戰守真  
保通涿易五路爲京師拱衛各宿以重兵監以文大臣



驍將楊俊督之虜即逡巡塞外不得再逞於是始欲歸我太上矣而是時浙賊葉宗留閩賊鄧茂七廣賊黃蕭養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軍務勞午變在呼吸譏口畫指授一日而平章者百端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念京軍四十餘萬冗不可用自立法簡取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石亨復推譏功請官譏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譏懇辭不許譏曰臣肯爲子求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石亨亨聞而銜之懷獻太子

子立加太子太傅譏以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上以闕西一第賜之譏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衣無絮帛食無姜味嘗卧病上撤尚膳物賜之下璽書慰問聞病痰壅幸萬歲山伐竹取瀝和藥倚毗獨切而廷臣亦以此忌譏矣言官常言上柄用譏過重太監興安語于廷曰諸君第媒藥于公何不爲朝廷惜人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誰歟時徐有貞者即前侍講程所更名也嘗托譏姻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有貞疑譏毀之石



亨又與有貞善二人側目事謙謙知柄國久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及上病亨等奪門迎上風給事中王鎮劾

謙與王文及太監王誠謀盜金符迎立襄王子上下左

都御史蕭維禎廷鞫維禎并謙與文大肆拷掠而竟無

左證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竟文致之必死文辨

於謙曰渠輩直欲死我耳辯何益獄具上猶豫未忍有

貞直前言不殺謙等今日事爲無名是日謙就東市天

爲驟變陰霾蔽空朝野冤之達官及朵耳枕謙尸而哭之

收瘞焉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子

冕戍龍門章皇后憐謙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

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亨薦戶部侍郎陳汝言代謙

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之金帛積廡下上曰于謙任且

久賜賚外無長物陳汝言抑何多耶柱斧勸地穰好于

謙三亨等低頭不能對未幾西北邊警報亟恭順侯吳

瑾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是歲有貞亦爲亨

等所間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亦下獄死籍其家茂陵

即位以御史趙啟言赦冕還給還沒產成化二年冕疏

父寬復謙官遣行人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



其忠弘治元年又以給事中孫需言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愨建祠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焉冕改文資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天府尹婚錦衣千戶朱驥先亦連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冕無子有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奉祠

論曰景帝之易儲也于公不一關其忠或者憾焉君子曰此正留侯所不能得之漢高者也留侯之言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公柰何肯以所不能爭之口舌而輕與鍾同章綸輩爲先嘗哉曷不覩公當日之世態乎當太上之蒙塵也主我社稷者誰乎國幸有君謙曰吾事吾君而已社稷重則君爲輕而何有於太上虜氛之未息也謙任之社稷之未定也謙任之太子之宜立不宜立也則太后主之君定之閣臣任之諍臣持之謙何與焉懷獻之立謙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事之而已烏能使吾君之不子其子而子太上之子也沂王之廢謙曰此太上之子也吾聽之而已吾不能使太上之復爲吾君又惡能使太上之子復爲吾君之子也奪門之



事幸而濟社稷無恙也則太上今日之復爲吾君也猶  
昔日之爲吾君也設不濟而景帝無恙也夫庸知太上  
之不爲篡徐石諸人之不爲逆耶設景帝先不諱而國  
人思舊君也又庸知太上之反正于大位沂王之反正  
于東宮也豈出于群小之僥倖而安劉氏者非勃耶社  
稷不幸而至于奪門王文無憾也竟使忠良頸血猥與  
共灑東曹君子是以不能不含悲于百世之下矣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正統四年進士爲人豪雋尚奇  
氣初授戶科給事中英宗之北狩也竑手捽振黨指揮

馬順首殿上批殺之是時衆心憤鬱甚竑雖失人臣禮  
而人人愉快於是竑名籍甚公卿間其冬也先擁駕犯  
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尋病  
還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巡  
河御史王珉竑聞其貪淫首劾治之謫戍開平墨吏聞  
之自遁去會歲災傷引咎自陳上言去年正月大雪異  
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滄沒邇者新春風雨  
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在易否泰蓋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



皇明史稿 卷二十九 七  
人之行豈懦而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  
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  
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  
也依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  
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  
邪者屏處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亡益  
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  
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之邪正又必本  
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  
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灾異無所逃罪依乞  
罷歸田里是時徐淮旣荒而齊魯河洛之間流徙并至  
竝殫心力賑救諸廩已空亟欲借貸廣運倉京米顧有  
一內臣暨一戶曹主之不肯竝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民窮至此臣恐貽憂朝廷故急欲借貸公不吾從或致  
有變請先殺公以謝衆怒吾方請罪朝廷主者遂不復  
敢言竝乃大發倉儲仍勸富有力家各出米麥錢布之  
屬分給贍賑撫還復業者五千餘家他境流集安輯者



萬六百餘家其流民病者處以空廩六十楹予醫療治死給棺殯凡葬二千三百有奇上初閱流民奏大驚曰饑死吾民矣柰何及竝賑貸疏聞乃大喜曰幸哉有好都御史五年入朝陞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辟追責諸殺振黨者謫竝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虜寇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侍郎白圭出視師虜去還涖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動數日會旱漕涸一禱而雨茂陵即位召爲兵部尚書三閱月遂請老竝在位正色敢言是時有陳古北口邊事多與豎威竝如議以聞持兩

■每有陳議不嫌干礙上嘗持議兩日未報竝具疏以待或語竝曰自今事有大干礙者公何苦不再計耶竝曰干礙更有大此者吾亦不之計也已而嘆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決去請致章三上上許之竝登第時年二十六阻艱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遷內臺僅七年卽退退四年復起起又四年請老家居二十三年先後出僅十四年成化末年卒初竝擊死順時血漬丹陛內臣滌之長史儀銘曰勿滌留爲若曹鑒也正德中謚莊毅竝與李秉皆一時名願二人家居竝



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竝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竝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秉別有傳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卽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達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知也還復爲卽進廣東按察副使轉陝西按察使適歲饑先發倉粟賑濟而後奏報旣而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奪情還任明年徵爲大理卿復乞留詔改副都御史巡撫奏䟽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

立生祠尸祝之成化三年召還署院事四年與馬鈞陽征叛達滿四爲總督身自披堅冒矢石不爲納馬鈞陽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賊僞約降邀忠往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至賊寨賊皆羅拜賊本不肯降然終不敢遮留忠賊殺伏羗伯毛王勢猖甚會有星孛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正類此兵部尚書程信欲益兵忠曰兵雖多無以爲信惡其異已而獨內閣知忠必能坐困賊不益兵卒禽滿



四還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荆襄流賊李鬍子倡流民  
爲亂忠復出爲總督討平之招復流民還業者四十萬  
人編戍萬二百有奇俘首惡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  
上報詔嘉獎進左都御史餘孽未殄仍留忠撫治之荆  
襄以忠搜斬後三十餘年賊不起八年星孛天田省臣  
言忠濫殺干天和忠再疏自白乞骸骨上降旨慰留召  
還院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  
尚書大璫汪直時在西廠肆羅織起大獄閣臣條奏未  
卽允忠倡九卿繼其後乃得罷廠事已直泣訴上前言

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上爲逐二內臣南京尋用  
御史戴縉言還直廠事直於是得因賜祖生等并誣忠  
下廷訊直有近用事人千戶吳綬先從忠在楚軍中撓  
法忠逐去以是益構忠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  
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初  
忠論奏直時令武選卽中姚璧持疏詣冢宰尹旻請曰  
公六卿之長宜爲首旻潛報直先自解忠去旻調璧爲  
思明府同知及直再得志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左都  
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重方戶部侍郎程



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遠相繼去萬安爲首相王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余子俊巡撫陝西召還代忠越不樂辭免提督上不許忠歸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論曰王公廷擊馬順直洩忠良之憤而忘齒馬之誅

群小魄奪壯矣哉及欲矯制發倉先斬方命者而後請罪其風槩不減昔時也石城之役項公力止濟師料

敵誠審後定荆襄搜斬或訾其太過夫刑戮道家所忌豈其以殺止殺乎至有借援墮淚之碑爲反諷曷不觀于此公後胤何其能獨隆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曹歷爲卽有能名天順四年出爲西安知府西安爲關中會府又三邊孔道先是太守多罷巽不勝任子俊饒爲之城民病水艱開新渠以道山泉利民汲民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迅於漑田不便也鑿山開導灌田千頃居六載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上賜璽書旌異焉成化二



年晉右參政督餉三邊明年晉右布政使土達滿四反  
上以子俊等職在旬宣不能撫綏防範各停俸滿四誅  
轉浙江左布政使六閱月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  
虜入屯河套數擾邊鎮臣內居綏德遣兵出禦每不及  
而返子俊行視邊地形勢要害乃議徙鎮榆林請築邊  
牆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  
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始築  
榆林城未設衛也於是子俊拓其城使加廣開設榆林

衛立學校以教軍中子弟俗多棄壤教樹蔬果興屯田  
歲得儲糧數萬石教壯士習騎射士敢戰不貫甲虜  
之爲駱駝城不敢近而榆林與寧夏甘肅稱三重鎮云  
成化九年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  
綏子俊撫延綏六年復以右都御史移鎮關中天子詔  
議所以弭盜安民選將練兵之策子俊䟽條七事上之  
著爲令明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方平岷州四族生  
羌亂錄功加一品俸尋加太子少保陳鉞巡撫遼東  
汪直欲征建州夷子俊言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來不



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執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弱也治夷之道宜爾  
今建酋罪狀未著遽加以師非祖宗備邊本意義上可止及建夷大肆復讐言官因共攻鉞皆得罪而子俊亦罰俸則直主之也子俊在邊久知虜情邊臣每有奉請子俊從中調度各中機宜但不能不扼於直子俊亦稍委蛇不甚與抗尋丁母喪去而鉞得代其位十九年召起爲戶部加太子太保是時王越亦以附直徼功威寧海子以是虜復大舉入宣大一時守將皆失利上於

是復勅子俊出爲宣大總督虜尋退子俊臨邊俘斬遺

虜十餘騎已乃列上利害請築邊牆如延綏會歲歎宣

府撫臣李岳請待豐年詔子俊會議子俊堅以爲請上

允行之尋有命召還兵部宣府守將受事不如約子俊

論劾之以是府怨子俊還亡幾復改左都御史出鎮大

同邊人苦於趨事益多飛語爲沮撓於是給事中劉昂

御史朱欽等交章彈劾子俊

言子俊取民無度

用財亡節賦有

定制而創爲預徵邊有常供而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扒運而京民爲之騷動當凋敝之餘興



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上下其章于部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子俊去僅一載上復以兵部召還仍加太子太保出未兩月上崩弘治二年二月卒于位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初子俊之築邊牆也怨謗叢興子俊堅執不撓務臻厥成嘗語人曰吾事湏曾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計其時雖似勞費然虜寇緣是日稀榆林一鎮屹爲西北保障及鎮宣大梗於讒忌功甫創而旋止子俊卒後各邊守臣復倣榆林故事大興工築朝臣輦帑金相繼則子俊之功効最著爲百世規至明也子俊同時有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馬鈞陽巡撫陝西大有名時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由選舉歷工科給事中至副都御史子俊又嘗具戰車圖本上請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人行則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嗣後議邊者又爭言戰車矣

論曰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天之所以限隔華夷詎不在險哉苟山川有不足順形勢之便補阨塞



皇明史竊 卷之第五十二  
之闕以扼大羊之衝斯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乎是  
故秦人築城非非不量力爲非不恤民爲非今柰何懲  
噎而廢食也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于今言守者  
祖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盖余公之謂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二

羅通羅亨信程信列傳第三十

東莞尹守衡著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  
蜀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收置故玄元皇帝廟中啓  
王曰此廟中故物今還之蜀中士大夫嘆稱真御史還  
朝諫上巡邊謫知交趾清化州黎利反交趾成山侯王  
通檄割清化迤南地與利媾通謂指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天子命守城元帥今欲賣城賊吾與若敢委而棄之  
此城今日羅通死所耳通拊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豈



不能爲我死守此乎忠曰死生惟君於是諸所割城守將皆下利通獨不肯與利清化利來攻城通督將士固守不可拔賊築土山與城埒夜破之賊亦罷去不敢復嚮清化踰年詔棄交趾乃全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卽督理宣府邊餉陞兵部卽中正統三年從尚書王驥征阿台朵兒只怕坐法徙西粵爲容山閘官尋調廣東東莞河泊濬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略內閣陳循舉通召還兵部員外卽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通至上言曰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守成都備艾艾從劔關緣崖而入蜀破而成都守者猶不知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虞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唯上財察景帝旣卽大位通



與孫祥並授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已而虜擁  
上皇入破紫荆關孫祥走死虜遂直犯都城通提兵方  
赴援會德勝戰捷虜乃奉上皇出紫荆也先自帥鐵騎  
五萬攻居庸值天大寒通令汲水灌城城皆堅滑不得  
近虜所恃在鐵騎夜環以爲營晝用衝敵通復計破之  
鐵騎人馬還自踐踏死我獲其酋那吉虜仍轉趨紫荆通  
追至五狼河大敗之去上降勅褒獎召入參贊軍務兼  
理院事通計宣大諸路關口墻榨虜多殘破疏請勅石  
亨自紫荆出大同楊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統督官軍  
堵塞修理因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  
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拖玉珥貂者  
曾無奉身報國之忠苟存性命疏下謙不悅謙言德勝  
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  
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乞罷兵柄於是廷臣僉  
爲通解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善後計無他謙宜同心  
協力勿互猜嫌謙因上言曰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  
種藝恐虜至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  
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



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  
鴈門用鹿角檣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  
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謙言曰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譏諳熟山西事謙宜去上  
仍以命通通至懷來追虜出走長安嶺大斬獲虜始大  
退來議和召還協贊京營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略詔以  
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御史懷獻立加  
太子少保通初赴交趾守過南海遇異人授一編書使  
習之曰巳巳之歲需公大用及守居庸所決勝多奇中

虜人攻之望煙雲草木若數萬人狀以是也先更不敢  
進犯居庸石亨張軌謀復上皇室語通通曰竊觀天象  
上皇必復第予老矣不能從諸公好爲之亨去通諸子  
問曰大人旣知上皇必復大人何不相從通曰亨軌等  
不可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社稷神靈所戰幸有  
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  
不可屢邀兒何知勿復言上皇復辟通適內艱遂歸天  
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即引年乞致仕通弱冠登第間  
關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名完身全臨終諸子進藥通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一  
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卒年八十一弘治十八年隆興  
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今邊  
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論曰羅通之守居庸也功不在肅悉諸人下使爲紫荆  
之續國門之外不將悉與虜共乎不可謂非一代之干  
城也功成之日更不狃於張石之邪謀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豈不善始善終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也亨信幼時父襁之逃亂急棄  
叢莽中幸不死追兵見而異之曰此必良家兒收撫之

賊平父乃贖之歸讀書聰穎登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  
給事中尋內艱歸囊無一錢教授生徒資束修以養父  
服除起改吏科轉右給事中以誑誤謫交趾鎮夷衛吏  
居九年還京歷事繕工司三考滿太子洗馬張瑛言于  
仁宗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宣德元年巡按真定順德廣  
平大名四畿郡三年出清軍山西還朝治鈔京師鈔法  
大行上以爲能詔食按察司僉事俸十年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勅往陝西監練平涼莊浪河岷西寧臨洮鞏  
昌等處八衛兵備虜其冬睿皇帝新嗣位念邊境苦寒



下璽書慰諭賜紵絲二表裏俾爲禦寒之衣時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常窺伺塞下上授都督蔣貴爲平虜將軍予京營騎五千勅亨信督八衛兵會貴進勦師至魚兒海遇虜將及之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駐師不進亨信馳抵貴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色變曰糧芻不繼奈何遂退師亨信即日露章奏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贖輔如臣之比軍旅不知自生矛盾請歸朝待罪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視師驥斬敬

以徇原貴罪當死責狀以聞繇是將士股慄明年師出遂多斬獲亨信進俸一級賚白金文綺亨信先是已聞父喪上令奪情視事於是始命歸葬賜楮幣千緡不許終制卽還朝勅往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每歲初秋回京議事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也先臣竊觀其情狀惟俟釁端欲爲邊患請修各衛土城庶便防守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濶無援宜徙他城之僻遠者置其間互相聯絡時議難之參將石亨請科大同四州七縣民三丁之一爲兵亨信奏止之又有



勅令宣府一十九衛屯種軍餘田地量畝起科亨信上言塞北官軍皆以餘丁爲其手足其間防禦奔走之勞餘丁尤爲至苦一年之內不得三月之閑邊地饑薄生理全艱若復責令起科是欲絕其衣食之路斷官軍之手足而逼其逃竄也揆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遇警乃能舍生赴敵豈有衣食不足而能得其心哉人心得而後邊圉可固也上從之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遂北狩是時獨石懷來等衛城堡隆慶等州縣官吏各率其民人逃還京師亨信獨

守宣府孤城危甚虜警旦夕三四至民相訐欲棄其城走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又指諸將而誓之曰朝廷付亨信以此城亨信以死守之而已願諸君無他於是城中老稚聞亨信言乃稍定亨信日督諸將畫策防捍其後虜知有備至大同不敢至宣府其秋九月轉左副都御史土木初以無城故喪師不可支及是人人咸咎昔日當事者不能用亨信言遂使六飛無洩止之所至此也卿王即真亨信以年踰七十五章致仕不許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上見



其着兜鍪處鎮髮皆盡乃許焉歸八年爲天順元年卒  
論曰巳巳之變以我萬國共主群犬羊得挾之烘我疆  
場亨信獨守孤城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之秋也仗三尺  
之劍鎮安百萬之人心轉亡爲存卽與于謙坐論社稷  
功寧讓乎嗟乎莫非王臣徐瑄倡欲南遷孫祥爲之走  
死此又何人哉歸朝之日顛毛種種無一絲存生我者  
父死不終制血枯心竭髮膚不惜生無爵賞之加死無  
贈蔭之及何怪乎當日之隆慶諸州縣一聞虜至毋寧  
委國逃歸也哉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十四年虜擁上皇犯都城信奉命監軍西城都督孫  
鏜與虜戰還走信閉門不納亟奏上曰今日虜敢南侵  
正爲臣子誓不戴天枕戈復仇之日孫鏜縱小失利豈  
宜先自退却以張虜勢隳士氣乎露勅責鏜躬督城上  
諸軍大發火礮爲鏜聲援虜不敢近自引去事平轉左  
景泰二年上中興固本十事首陳敬天一事則言天象  
屢變陛下宜篤南宮之友敬答仁愛之天心䟽入不報  
三年出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東撫臣寇深降一加



斛鈞考監糧官吏若曰盜石以上者死信曰使彼真盜死何卹故爲加斛以置人死豈情也哉立碎而火之尋以憂去六年起補四川理餉松番天順改元召入爲太僕卿二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以僉事胡昂言論奏都指揮夏霖不法四十事霖曹欽姍姍左都御史寇深素附欽劾信繆聽昂言壻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尋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三年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破合江上九縣以叛進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

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分四軍而入破其二十餘寨斬首五千級俘賊二千有奇時有九姓土獠故附都掌蠻爲亂還師殲焉蠻地悉平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諸熟夷師旋論功兼大理寺卿四年星變言官胡深等論指閣臣商輅爲賣國遺姦禮書姚夔度僧受賄戶書馬昂納人餽女因并及信西征首虜功多受囑權豪子弟四人足致天變信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上以雨雪不降求直言信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



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朝議時欲搜套與師十萬信持不可曰師行餽運當加數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總兵楊信請以三萬人巡邊信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勝負未見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乃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亡何遂改南都參贊機務八年尋出軒轅與六卿合議上興利除害三

十事參贊四載致仕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信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信信功成不官一人不戮一人信曰刑賞天子大柄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敏政字克勤生而早慧十歲侍父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召試館閣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九年滿陞侍講尋以左諭德侍孝

宗皇帝東宮弘治改元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時上雅重講幄儒臣嘗呼先生不名諸儒臣累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一  
被特恩殊錫四年御史魏璋廷劾其隱過致仕去六年  
召還太常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右侍郎十二  
年同李東陽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景露章劾奏  
敏政先洩會試題喇進士發舉子唐寅徐經等數人名  
皆入金錢無筭上乃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  
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污蟻去不可復起  
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憊卒敏政爲人秀眉  
長髯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尚本實議論傳經  
義參法理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  
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  
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  
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顏無  
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熹從祀敏政議  
與宋文憲公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  
後裔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  
從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  
編謂朱子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



東莞陳建深詆其顛倒大繆誑悞後學云二公之言請以俟見道之君子

論曰余攷程敏政平日所論著有功于吾道不小是以覘其識矣謂上日耳自污鱗以士爲市何不自好甚乎余必謂其不然余初試於禮部試目先有傳聞余詫之而卒不爽再試相聞亦如之豈皆鬻題者耶此大易所以迭嚴於不密之訓也敏政飲恨死唐伯虎竟錮于聖世惜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三

韓朱葉葉列傳第三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也父以間右徙實北京宛平以是雍從順天起家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年方二十巡按江西兵部侍郎楊寧時出巡撫與雍語每自失曰百寧不足以當一少年御史雍歷滿吏民乞留於寧奏請再巡一年從之還陞浙江按察副使僅半載少保陳循言於景帝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精於民情吏治雍立一法後人遂按爲例他巡撫不能改英宗



復辟罪謫循雍坐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寺右少卿仍右僉都御史時法司亟治石亨黨錦衣衛指揮劉敬曾邀亨午且遂連坐雍曰一飯而擬朋黨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獲免天順四年巡撫大同上召見文華殿賜鈔勞之曰卿善爲朝廷守北門雍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戎政大修虜不近塞七年還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上甚喜雍儀表而難其代諭閣臣賢曰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越見上乃喜語

賢曰是一爽利武職英姿遂用之裕陵卽世雍坐侍讀學士錢溥累左遷浙江右參政成化元年上欲用兵兩廣以兵部尚書王竑薦召入爲右僉都御史上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令雍督理軍務是時大藤峽素稱賊藪景泰中徭酋侯大狗倡亂諸郡山徭四起應之墮城殺吏兩廣殆無完郡守臣戴罪以討莫能得也於是竑言上曰廣賊不靖此由守臣累以招撫爲功致之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今若以此賊屬雍主上可免南顧雍旣拜命輔與議曰今之賊勢譬之烈



火燎原無復緩急吾分兩軍一由大庾而東一由湖廣而西隨在撲滅俟其團結乃可盡圖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西粵腹心之疾釋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禽餘必投刃而解矣輔知雍才軍事遂一聽雍大軍進抵廣西雍遣偏師首平陽峒執其渠魁磔之指揮李瑛等四人失機斬于轅門軍聲大震三軍無敢不用命者師至桂林雍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先當剪除分軍盡破其巢窮追至力山緘之乘勝直至峽中諸將見峽天險攀援所不及請雍環師困之久當自斃雍曰不然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峽周圍六百里縱吾甲兵數萬豈能斷賊出入乎與其老師挫銳不如直搗長驅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持香迎跪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驚疑何乃殺良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



悉力拒不支遂大破之禽侯大狗凡斬鹵四萬一千有  
奇捷上天子大嘉賞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  
衣鎮撫尋外艱去踰年賊復張上用僉事陶魯言設總  
府居中撫治起復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於是兩廣軍政不分雍皆得以便宜專制隘修飭  
陣伍群蠻震懾以父呼之而不名雍威嚴擬王公三司  
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  
詳密賓佐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  
者得中之致仕時年五十三雍雅負功名旣歸爵爵不  
自展居四年遂卒謚襄毅雍起經術習文法爲御史直  
法行治不避權執善擿伏而操心平居法司數爲人覆  
免疑獄人咸服其得情用兵兩廣約將士有能生致被  
擄男女一人者准叙一功以是軍無妄殺費民財力頗  
鉅而民不怨之廣有祠祭迄今二百年人未嘗不口韓  
都堂云

論曰世言大藤峽其峽中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崖諸蠻  
蟻渡若徒杠然豈天故造之地故設之而使諸蠻緣此  
爲梗乎韓雍旣滅群蠻遂斷之改名斷藤峽峽之絕險



有九層樓猱猱之所不及獨雍至之勒勳其上今二廣人奉雍不啻若尊神傳雍所至往往多竒怪世人豔其功故益神其事余弗得而論之矣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是時閩浙東南間賊多起於銀冶州縣不能制勅遣御史十三人分守要地坐鎮之英得處州英至則誘致其渠魁周明松者戮之市撫散其餘黨還陞廣東參議兩廣撫臣葉盛用兵高涼檄英督察軍事時高涼賊壘相望於道英見嘆惋曰此莫非窮民輕性命於豺虎之林豈其得

已擣其巢穴悉寬貸其脅從又別爲營以居婦女之屈爲虜者還其家師至廉橫間參將范信指一窮鄉居民爲賊欲屠之英力爭其非辜乃得免信猶

淹處浹旬利鹵略英乃遣使請盛亟班師其後盛有殺降之謗始此賊平廣人雖多盛功而卒以是陰戴英德遷右參政改歷陝西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請興屯田簡貢獻以節邊費尋改兩廣總督兼理巡撫先是韓雍在廣大創刈諸賊數亦赫然蕩平而遺民久罹鋒鏑未安田里英則急於勞來撫綏



下令諸將不得聞賊輒進兵賊出則督馳報符檄往慰諭賊多解散歸農榜諭諸峒猺獞有能去逆效順願爲吾民三年復其徭役於是立山猺長李恭著首請歸化納款英爲奏置永安州世以其子爲吏目使撫其衆諸峒以是益傾信爭來歸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猺獞千五百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猺獞千八百人副使范鏞招出陽朔等縣猺獞千九百人他縣莫可勝數數歲凡增四萬三千戶一十五萬口上爲下勅褒諭曰爾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視它吏之勞師

殫財僅成攘却之功者所損益相萬也時英以總督坐總兵官平鄉伯之左鎮監爲請革英總督兵部尚書余子俊上言巡撫權輕不足以彈壓諸夷進英右都御史還英總督加祿從一品初雍傾兩粵之府庫用兵大藤峽英繼其後留鎮八載一意拊循征需供億悉令節省兩鎮之積有羨金數十萬或勸英進于朝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他日饋餉將安取給乎上念英久勞于外召入掌臺事滿考加太子少保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鎮兩廣時白沙先生



皇明史稿卷三十一  
以舉人講學于家英慕其賢疏薦于朝白沙被徵出見  
英英使門吏擁先生由中道出入輿論嗟異以爲王公  
之尊賢不能過也英在督府無家累相隨舍人自桂陽  
來老蒼頭一人而已英謂白沙曰吾在得已雖一錢惜  
之不以病民白沙語人曰吾入其室神爽頓清其爲白  
沙愛重若此

論曰朱公之在兩廣今人未有口之如韓都堂者顧兩  
粵遺黎荷公之陰爲嘘沫者不淺至今稱爲韓父朱母  
云或疵韓公爲好殺嗟夫亦時之慘舒當有異乎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十四年乘輿北狩盛請先誅扈從失律將臣以謝天下  
然後選將練兵討虜復讐已而虜薄都城監軍城守虜  
退進都給事中兵部尚書于謙叙賞德勝門有功將士  
盛言先是守關者備禦不嚴赴難不力致虜長驅盡宜  
追究峻罰示懲時有邊兵入援內閣陳循議欲留衛京  
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  
關不固京城雖守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社



壇壝何如田野生靈荼毒何於是邊兵盡遣還鎮會河  
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奉勅往視綏輯之還見所過畿輔  
地多凶歉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  
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  
不爲社稷憂也二年天變上弭災防患十二事下所司  
議行之中書舍人何觀論奏尚書王直胡濙正統中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來朝宜驅  
置于南方下科臣看議吏科給事中毛玉擬觀誣陷大  
臣擅開邊釁盛語玉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今欲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其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  
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  
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  
直臣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乃爲玉改  
擬觀得外調時論黷之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  
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軍務獨石馬營共八城都督  
孫安時出鎮守土木之變八城遇虜殘毀盛至悉爲修  
復奏請帑金五千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使屯田  
課其餘粟以除戎器留戰馬盛留獨石五年外艱去天



順二年兩廣盜四起朝議奪情起盛爲右僉都御史往  
巡撫盛乞終制不能得盛至咨訪輿議首則䟽通塩法  
以清盜源大集兩省兵東平海賊嚴啓盛山賊鳳第吉  
獻俘京師西征大藤峽破寨七百二十有奇盛用參將  
范信太喜功所至斬獲過當遂有殺降之謗騰於兩粵  
之間丘瓊山廣人也以是言於李南陽李南陽故不喜  
盛私識之盛故又不叙凡七年僅得移鎮宣府盛至復  
循獨石時故事首飭邊民修補各邊屯堡邊人不悅謗  
聞京師盛獨任怨不數月完堡七百餘所買牛五千七  
百有奇墾田四千頃歲入粟七萬四千石養馬千八百  
匹其留心邊防類此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  
吏部八年奉勅往會三邊督臣王越撫臣余子俊議搜  
河套越欲懈虜冀他日自爲功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  
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宜暫休息盛因與越及子俊  
協䟽請依界石山勢修剷爲牆增兵守險爲長便策上  
從之其後越逢內幸汪直意竟徼功威寧海子大領封  
拜九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僅五十五謚文莊盛平生  
力行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之爲人論事不激不



隨其文章紆徐委備大有法則初有人言南陽曰葉與  
中笑公詩文不佳南陽終啣之不能釋也

論曰葉文莊協贊獨石值寇難之稍紆保聚八城殫心  
屯種安邊勝略孰踰於此及平兩粵夷蠻窮山極海之  
遙用武思盡長鯨巨豕斬刈無遺不知怨謗已隨其後  
矣維昔有云崑岡之火畏於俱焚良有以也若夫搜套  
大舉倡自廟堂馳議西陲徂安旦夕夫狴獠戎狄種類  
非殊豈其有監前車而急於悔禍乎不然殺降固非以  
以止殺惡亦未爲失也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四

楊孔鄧列傳第三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楊信民名誠紹興新昌人也永樂庚子貢士宣德中選  
授工科給事中奉勅閱軍江西還報因并條其所見民  
瘼五事上之尋陞廣東參議陞辭受旨許言事信民至  
首論逐按察使郭智參政黃翰轉代智益無檢信民復  
疏論之因連僉事常廣廣誣信民數事并被逮廣民爭  
携金帛贈信民行信民一無所受翰舟瓦石幾滿上下  
法司鞫治翰削籍廣坐信民數事無左驗廣民何寧等



詣闕下疏陳信民公勤廉能乞還任安百姓而信民生  
待京邸時上已用言者言業復官出守白羊口寧等聞  
報廣賊黃蕭養張甚復上章願得信民還廣寇賊自弭  
上可其奏召信民還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  
廣東比至廣則城中賊困已數月矣先是鄉民避賊趨  
城有司虞賊乘間竊入爲內應閉門并不與入以是遇  
賊而畏死脇從者殆萬人信民至則令大啓城扉毋得  
仍前不納鄉民之避賊者有爭之曰患生不測各將誰  
歸信民曰吾獨當之下令約民有已從賊自拔潛歸復

爲吾民免罪不追論踰月民自賊所盡逃歸趨城泣拜

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信民遣使撫諭賊賊對使言

曰吾輩願見楊大人一言死無所恨信民單輿出見賊

賊曰豈真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輿麾左右却立岸烏紗

示之於是賊衆羅拜泣下蒲伏聽命獻一大鯉信民賊

益喜不疑信民還剖鯉分送諸司賊亦斂戢待罪無何

信民遽卒信民無疾而知必死嘆曰恨不能終始王事

知我者其天乎賊聞之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理矣閱

月都督董興大軍至賊益猖肆過鄉落悉屠之鄉民益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卷二  
思信民也信民初佐廣藩論逐黃肅諸人去人疾信民  
好擠同僚自異及來鎮人始信其誠實愛民非有它腸  
敬服之信民卒民手香燈弔哭者旬日天子遣官諭祭  
錄一子太學廣民上請建祠祀焉謚恭惠

論曰嘗聞信民莖毋時倩夫昇塚石毋夫代昇數百步  
人遍乃止或問何自苦信民曰莖吾毋吾不一竭力而  
專役他人心安乎嗟夫能竭力於毋斯能致身於君矣  
能不盡人之力斯能得民之心矣信民之世祀于廣也  
宜哉

孔鏞字韶文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五年進士高大父  
徙家姑蘇遂爲長洲人父友諒舉進士爲雙流令蚤卒  
國朝宣聖後獨鏞父子以甲第起家鏞筮仕都昌令有  
異政縣濱彭蠡湖湖中有物蜿蜒如虬龍能起風濤覆  
人舟相傳太祖克僞漢時漢艦帆檣沉水中不朽久而  
成妖舟人望見輒祀之鏞鈎致焚之妖息尋以姻連寧  
藩改連山邑治故在萬山中流賊破爲巢穴民盡流徙  
令至輒依州而居無民也鏞至出諭招之卽有故民州  
居者皆竄避鏞嘗炊飯民舍留錢穀償薪水民間之知



鏞之不若他令之漁吾民也始漸相率拜伏道左曰民大人之赤子也鏞喜勞之給閒田與耕予之牛種踰年大征諸蠻洞鏞率民丁隨軍破賊巢復縣境所至招徠不事斬刈遷治雞籠關內茅茨蓬藿收集其民以居焉撫輯徭衆歸爲齊民鑿山疏泉通長逕山路便民之政畢舉於是諸上司人人以爲連州無鏞連山無縣矣而是時高州一郡盡爲廣西流賊殘破郡守徒守一孤城外皆賊壘數百里無雞犬聲當路者曰使無一賢守可以外禦賊內安百姓高州無郡矣於是共議借鏞往急未得上請而又以令不可以攝郡事也權以試知府事任之鏞至急欲招懷來者而城中人則以鄉民來趨城者虞爲賊戚屬閉門固守不與入鏞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賊來皆自廣西民携家屬十百里來投城求生閉門不納致爲賊菹醢直守土者無遠圖驅使從賊而已鏞乃大開城門納來者流民來歸日百數城不能容城外復築一土城居焉當路見鏞綏來業有効卽真之命下矣時賊屯高化境者茂名茅洞有鄧公長化州西北界馮曉畬禾嶺梁定游魚寨鄧辛西信宜界侯大六皆



劇盜茅洞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鏞遣人撫諭之不聽鏞不告僚屬不語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抵賊壘公長見太守至倉皇呼其黨擐甲出迎怪無騎從偵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鏞入坐定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日爲約於是衆酋皆感悟泣下恨太守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鏞飲之不疑衆酋喊舞願以明晨卽赴太守請死護送鏞回夜四鼓遠近見火光則賊自焚其巢也公長降而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次第納款鏞皆處之內地令耕種且爲我備非常馮曉猶負固化州界屢招之不服鏞遣部下黎浩夜率敢死士二百人出曉後鏞以前軍應之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妻孥爲戮顧聞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人來歸事聞賜文綺寶鏹特陞按察司副使下璽書褒獎仍知高州府事鏞有撫綏才民夷感畏部有謀勇士林雄死於賊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以故所至成功守高州四年內艱去民夷懷德立生祠祀焉服闋起補廣西尋陞按察使督府檄鏞往勦荔浦賊賊聞鏞來駭曰是高州孔副使耶有走而已一鼓平之進食



二品俸轉左布政使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刺者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年數殺官軍鏞刺得清平有指揮與厚善授之策而誘縛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入赴卒舟中有白氣

自舟尾上直貫天表日正中而熒熒星也

論曰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鏞宰連山連山之無民久矣初避者來就先去者復歸豺狼窟化爲吾室廬夫非孔氏家法耶及守高涼單騎入虎穴尺組繫單于終其世鑿空門居闔外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又墮三都却萊夷魯司寇之行事也夫兩粵濱海之區也貴陽鬼方之域也先聖嘗欲居夷浮海至鏞之身而始親見之則又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雖及百世猶爾乎吾聞孔子孫仕國朝而至卿佐僅鏞一人功名獨著于春秋何愧于大聖人之苗裔也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淳安令

滿九載未遷廣西巡撫都御史張鵬開府梧州思得良

二千石共宣化理素知廷瓚能薦陞梧州守會憂去及

起復適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居主銓

方慮無可以任茲郡者見廷瓚即喜曰是嘗薦知梧州

其必相宜於程番可知遂補廷瓚爲程番守廷瓚至不

求速化曲心撫綏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諸夷

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如撫臣陳儼奏

廷讚治績異等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廷瓚上



言程蕃學校今旣建置生徒比內地科舉之業未可猝成請乞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久之乃陞山東左參政轉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諸苗稱亂有僞稱王者滇蜀道遂爲不通廷瓚旣至撫之不從遂決策討之苗有逆順雜處檄不從亂者毋得驚擾繇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禽其僞王以獻而悉殲其餘黨招還流徙五千餘戶舊有都勻清平二衛九長官司皆嘗殘虐苗人激使生亂者也奏改爲府一州二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平晉左都御史掌院事不數月出鎮兩廣時在韓襄毅後但思安靜爲治不輕用兵歲饑四會稍有亂民勢頗熾廷瓚第誅其首惡李景光譚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又以廣東瀧水爲賊藪澤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隙地俾屯種爲長久計亡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廷瓚自爲知縣至知府淹於常調者餘三十年而程蕃治績久乃彌著征貴州或言其部下多妄殺冒功而總兵官則鎮遠侯顧溥云溥以貴州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二百石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五

林鶚樊瑩黃紱列傳第三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林鶚字一鶚浙之太平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言  
路中鶚獨持正推總三法司奏案七年監試順天內閣  
子不得舉奏考官以鶚邑子林挺得舉誣鶚私挺及校  
挺文應中式事乃白英廟復辟簡諸言官爲大郡知府  
予鶚鎮江召見文華殿賜燕勞給路鈔優異之鶚至邸  
奉宣德意諸善政廢弛者以次舉行不言前人非第曰  
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



河避之鶚按京口聞甘露壩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里近而功力省居六載再調蘇州蘇事更劇吳人聞鶚聲望冀旦夕大興革責成效鶚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皆圖久遠利始大信服且稱太守真康濟才也蘇學廟像歲久剥落或欲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壞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坭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覩所謂坭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行法一正諸律得憲體冤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鶚寘其魁于法榜諭其衆怪乃息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部侍郎內艱去服闋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歛鶚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一畝事毋極孝敬官已三品毋稍不悅跪請移時必毋悅乃起人稱篤行孝廉君子云嘉靖二十二年以御史趙天佑請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宜著爲令巡按雲南會外艱起復出知松江府府故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瑩至晝夜講求爲之補偏救弊議請折徵米穀減布纓征通幹漕法數事皆有寬惠及民而積弊十除八九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府府故有恒例錢數千緡給宴勞瑩悉罷歸之民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起衆幾三萬計禽其倡亂十八人置之法散解其黨兵不血刃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又營造詔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奏停綾紗絺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侵而民不甚病尋以疾乞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謂瑩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賴以和瑩請不已允之家居七年薦起撫治鄖陽改南戶部左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往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威風所至蠻夷畏服土官有相聚兵讐殺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已當直搗其巢穴舉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其族覆之語聞各歛兵退民牛有爲土官奪其數頭不  
還者走訴瑩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民歸  
工官果已先還其牛尋召還部爲尚書孝宗賓天乞致  
仕正德三年瑾用事落職爲民又以故守松江臧官布  
事責輸米五百石尋卒瑾誅詔復官十四年贈太子少  
保謚清簡

論曰林恭肅之在鎮江樊清簡之在松江惟良二千石  
二公之謂歟然恭肅簡靜有餘清簡最侃侃自樹要其  
清風雅操皆一代之民譽云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  
京刑部員外郎郎中紱濂峻峭直諸凡世人智巧所避  
紱獨肩任之人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時人以硬黃  
目之譚千戶者本一豪弁其俠氣有足傾動士流又善  
結懽留都諸顯貴人奪民蘆田不啻萬畝民數訟於當  
事者明知民枉不能爲民直訟於紱紱竟致千戶於法  
責田還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嘗如崇慶旋風  
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予爲若圖之風止抵  
州齋沐禱于城隍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州西四十里



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綬率吏兵至寺盡呼僧出謂曰余夜見有冤魂數百纏在寺中沉鬱未散汝知罪乎令僧持牒來看中一少僧貌甚猥惡詰之無牒使塗醋塗額上曬洗之有中痕詢之盡得其姦狀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窖中恣淫毒於是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轉湖廣左使時國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當派民綬取庫之積羨者克之不更累民僧繼晷以妖術惑上避罪還鄉綬曰此朝廷之逸賊也旦暮

當就誅諭武昌府陽尊禮而陰錮之卒得檻送還京戮諸市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綬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乃自悲憐曰我爲巡撫至今徧兒貧至此我何面目坐臨其上而驅之戰守耶令豫支米三月卹其家會有詔毀庵寺綬使汰尼盡轉軍門給配鰥軍軍中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爲黃都堂出死力者召還戶部尚書尼携子女拜送路傍江淞食塩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呻吟綬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彌便已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貴



皇明史竊 黃紘三十三卷 五  
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而是時諸御史無敢  
有毀撓之者亡幾遂請老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六

秦楊熊陳傳吳列傳第三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南道御史以  
忤臺長軒輓降北黃驛丞御史鍊綱薦起爲雄縣令坐  
禁中官游獵擾民爲所誣禍叵測百姓走擊登聞鼓訟  
寃乃得宥調府谷六載轉葭州復調秦州以艱去秦民  
哭留之奏保還任陞鞏昌太守晉陝西參政復調廣西  
已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  
秦府旗校徃徃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訐紘



凌蔑親王亡藩臣禮逮下詔獄藉其家止得一黃絹數  
故衣上大嘉歎且賜鈔旌厲改撫河南上已心屬紘庶  
而又喜紘能執法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戎裝伏謁紘  
獨與抗禮疏直驛騷郡縣直還上問各省巡撫孰賢直  
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益稱紘賢不已上  
亦釋直不問召紘還戶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有  
內旨降廣西參政弘治改元王三原薦起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爲臺省論駁罰俸一月三年  
轉右都御史出爲兩廣總督僅數月奏劾總兵柳景貪  
汙坐贓逮治景請壽寧侯爲上解減免景據他事反誣  
紘上亦逮紘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  
恕上言景贓陛下免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爲地方軍民  
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  
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紘誣上悟  
乃召起爲南京戶部尚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去三年虜  
犯固原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疏紘可當邊閩重寄召  
還戶部兼左副都御史出撫陝西明年詔設總制府于  
固原俾紘總陝三邊紘自以意造布甲輕車以銳制勝



皇明列傳卷三十四  
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是年革總制召還部遂致仕明年  
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  
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未  
幾子孫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襄毅之初爲御史首見黜於鹿邑軒公及起爲  
令以至卿孤起輒躡躡復起處群小不啻如鷹鷂之逐  
鳥雀宜其殆哉闔直牛馬走公卿而獨尊畏紘紘非人  
臣乎王越諸人胡不遄死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此足以見襄毅矣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刑部  
主事獄中重囚數百又桎梏多臭腐死繼宗敕令守者  
予囚三日一櫛沐吏部尚書王翱聞而賢之薦知嘉興  
府故事守見上司皆素服繼宗必服其本品綉補或曰  
不可繼宗曰此乃制服也朝見君上且用之矣舍此將  
安服耶七邑屬吏來參謁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  
其長賢則僚佐皆賢令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  
不謹哉一不職較僚佐官加罪諸令長其悉太守意明  
日大頒政教禁游民禁倡優博奕樗蒲之具市不得鬻



允民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令長各得以其名來上旌勵表揚豪民勢宦有犯亡貸會御史行郡嘗受要津托欲釋一土豪窩盜官緝歸鞫指囚語繼宗曰是當有失主何人也繼宗曰朝廷即失主曰原告者何人也曰知府即原告御史語塞有孔御史行郡清軍里老多爲撻死繼宗揭示通衢曰郡民其爲孔清軍打死者各以其名來報入告御史曰爲治貴識體將死數民之命求補已絕之伍可乎今必若公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以委太

守行日直入郡衙思有以訐繼宗者繼宗引入卧内几上圖書數卷床頭故衣一篋而已御史愧服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内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内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出牒取庫中金錢入饋曰此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有矣幸予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是時璫直内用事聞之私識繼宗矣及繼宗入覲上問直來朝郡縣官聞孰廉直以繼宗對繼宗九載秩滿超陞浙江按察使郡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繼宗



長集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竄避盡革諸司和帀鎮守內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繼宗尺符下杭悉汰之慶兄敏在司禮時讒繼宗上前欲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懼因遺書慶令善遇繼宗官家已知其人矣已值內艱解任制終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民故有田爲戚宦占去聞繼宗風裁皆赴愬繼宗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爲職舍此將何撫乎盡奪還民會有星變地震之異下詔求言繼宗疏指內臣及文武百官大肆貪殘民心嗟怨致此變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

諸處內臣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輓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而是時管河治中陳翼嘗謁繼宗拒不見甚恨之於是應詔陳言掇繼宗平日諸過當事訐奏繼宗褊心迂物失大臣體調雲南按察司副使時值峒猺生亂繼宗自署一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諭之衆皆羅拜曰聞大人名久矣今至此是吾徭人再生日也聽撫安受約束而還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甫下車卽命祗候者汲



清水三百斛將公堂上洗刷三日曰滌去貪污之氣官吏人人設粟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遂卒于官時三司官多其舊僚繼宗至則疏其不職者八人皆去官其方嚴若此人謂繼宗別白太明言論太激然所至民懷如父母吏畏若神明沒將百年始得追謚貞肅

論曰楊繼宗嘗言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余謂包公之廉明正直洵古之豪傑然尚論者有病其刻繼宗以其剛大之氣直足以懾群邪之膽而庇我蒼生比比然矣視包待制不猶過之乎後君子以爲然否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往返饋遺雖一扇不受其清操天性也選御史巡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繡欲按治右布政使于璠贓璠棄官逃繡追之急反爲璠誣奏被逮還京事白璠固落職而繡亦謫知清豐縣在縣殫心民瘼單騎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爲之均徭薄賦民有老死無依者爲斂葬之滿三載陞鳳翔守去之日清豐父老遮留痛哭如乳子之失慈母也是年陝西大侵繡至鳳翔三日而兩郡內豐登繡見有繪其像祀于家者則



按陝時戴恩尸祝者也治郡一如其治清豐陞山東右參政轉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將士憚其蕪繁軍威振肅套虜不敢犯塞內艱歸坐一小茅蓬船麻衣草屨人莫知其爲誰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命清汰騰驤四衛勇士千人雖爲諸閹所啣而孝宗寔信任之正德改元諸閹遂不肯使容於朝以左都御史令出兩廣總督瑾復令人間調其粵中行事還報曰熊都御史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且柰何召還南院令致仕已摘大同豆布浥爛爲繡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

繡先巡撫征賊有功賞以金幣悉輸之六年瑾誅繡以清直之過人畏避之竟無有起之者十年卒無子巡撫秦金請于朝贈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田廬一守先業俸祿頒及同宗在官恒䟽食以自安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在家惟山居以自遠餽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晚已鄉人評其白首持清節



終身無過舉之士矣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  
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  
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  
賜謚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之子端米月  
一石謚莊簡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也其伯祖父謫戍遼東喪明  
不能往止一子應受役壽祖念兄養無所託請以身代  
人義其行壽父隨戍而生壽壽少貧甚而落落自豪嘗  
得遺金於市坐候夜分得金主還之時人已服其介比

從學醫閻先生學三舉不遇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  
持戈建功名去二年仗劔歸遼左理舊業應山東舉登  
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疏指萬貴妃兄弟及中  
官梁方妖僧繼曉干撓國是繫詔獄尋釋孝廟登極遷  
大理寺丞有御史擿壽短於吏部而已欲獵取之王三  
原曰壽廉正敢言於執法吏爲穢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復轉南鴻臚卿十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倪文毅爲太宰難其人  
欲用壽以問楊文襄文襄曰是固儒將當不負公知也



壽至火篩脫羅千入寇先以百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引去尋授方畧諸將佐邀擊之大斬獲上降勅獎賚加俸一級往是守臣子弟多竄名於戰籍冒首功同事者以諷壽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豈可欺罔以邀爵賞乎十六年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正德改元閹瑾竊柄勅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旣讀勅壽正色言於衆曰言路其可闕乎已而南京諸言官科臣戴銑道臣薄彥徽等同上章論瑾皆被逮繫壽獨上疏救之瑾怒奪職八年楊一清爲吏部薦起巡撫陝西時陝正屬兵荒後太監廖鏜爲鎮守兵民爲所椎剝一清曰非得素忠鯁輕去就如壽者不足以制之時鏜稱旨徵造絨氊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壽至則已完解餘價數萬鏜欲取輸內權貴壽檄留以備賑其爪牙惡少散遣衛縣漁獵下令捕之皆逃歸鏜氣沮民稍安未幾改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軍民號泣擁留壽曰君命也九上疏乞休乃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貧無



皇明史稿 卷三十四  
所於歸僑寓南都上知其清謹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輿  
隸二名世宗入嗣大統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賜羊酒  
綵幣存問尋卒無以爲歛又數載始得歸葬新淦久之  
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庶恤下知兵能遏虜請  
卹其後

論曰壽之在諫垣也指斥貴近無所避忌而不肯彈劾  
一士大夫嘗語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  
枉人尤甚言可輕耶余惟宋有諫官王素言曰人材難  
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壽之心其類是乎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  
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  
左中允正德改元陞左諭德兼侍講克經筵講官與修  
孝廟實錄是時閹瑾弄政惡翰林之不附已也詭以會  
典中新例爲壞祖宗制書奪諸與修者官降修撰瑾誅  
復中允歷侍講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陞禮部尚  
書時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徵不敢諫俄  
有內批畱僧請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遂劾僧曰  
孰爲大慶法王至與聖旨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田



亦竟止時上固已心憚珪諸近侍亦都斂戢不敢復有請託如前尚書時也已而優伶臧賢怙上寵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尋又私於部屬吏之陰附已者請鑄教坊司印改爲方部屬吏請於珪珪曰第倣舊式鑄與之諸優遂欲騰謗中傷部屬吏珪召教坊官語之曰汝優皆供事久豈無年長曉事者今日敢亂祖宗法汝寵可常保耶諸優皆叩首稱不敢而心內甚啣珪日比諸內臣謀去珪未有以中也會太監陸閭征劉六劉七等賊欲立監鎗名銜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群

臣依違莫敢爭珪奮言于朝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冗濫僨事者漏罰致失將士心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珪致仕珪太鯁直與臺閣諸大老多不合無一人有肯言上留之者南北言官交章入不報珪歸杜門謝絕賓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詔錄先朝守正諸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珪在銓部時楊一清爲冢宰朝士爭趨附一清一清亦善招援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能堪乃進珪大宗伯以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四  
傳 三十四  
遠之及珪爲宗伯李東陽有壻爲儀制郎中前尚書皆  
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顧常按其廢法  
笞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珪去以是故不容於朝  
論曰我朝群小弄政至正德極矣傅珪爲大宗伯正色  
立於朝堂風節稜稜天子敬憚姦邪斂縮可謂以道事  
君允哉大臣然終朝之禡已隨其後是故君子予諷而  
少直智士據經以行權楊一清不動聲色戮瑾之謀已  
定笑談樽俎之上非此一輩之內臣乎嗟夫磽磽者缺  
有自來矣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戌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初爲順德令繁巳字民時鄒智以陳言謫石城卒于順  
德廷舉爲治喪左方伯劉大夏行部至不遑迎謁大夏  
以是益重其人廷舉至省謁大夏大夏留館署中不相  
嫌廣有高士李孔修廷舉與爲布衣交總督兩廣屠瀟  
召見廷舉言甚溫廷舉請曰知縣特奉臺檄數百里來  
奔命將有地方重事耶瀟曰非也順德有陳內監者屬  
瀟爲修其家廟敢以相託廷舉曰知縣非有舊例新恩  
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給銀買



葛廷舉止用市二葛而返其餘金曰葛雷產也御史汪宗器惡之曰是顯抗上官市已能者思有以中之廷舉嘗毀過淫祠二百二十五所改社學修學宮御史遂會其木直坐廷舉廷舉囚服就訊百姓群擁御史臺泣訴乃釋之廣士夫稱廷舉渾身是膽皮囊是智令十年屠瀟入爲冢宰猶啣前隙僅陞成都府同知內艱起補松江華容薦陞廣東兵備僉事尋兼鹽法是時劉瑾矯旨令取各省帑金進貢內又有司禮打點錢同僚議以鹽餉金應之廷舉疏言帑金自正賦外皆以留備兩廣軍興因發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誣訐廷舉逮繫詔獄荷校十二日謫戍鳳門瑾誅還職進江西右參政時討桃源賊師輿數載罔成功廷舉身往撫諭爲賊劫留山寨中十餘日廷舉得賊要領計誘一二徒黨執其酋以出勦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兼兵備副使奏許佛朗機入貢民頗怨之廷舉曰夷舶一可當一郡軍餉十不知夷舶後爲民害且數年海道汪鋹始驅逐之尋以左轄入副內臺疏六事陰備宸濠濠惡之貽書陸尚書完使去孫燧別用一撫臣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



廷舉不可不可重囑之深懼之也嘉靖改元召入兵部  
右侍郎議禮與永嘉不合立朝五日改南部尋掌南臺  
晉南工部尚書遂歸逾二年卒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  
瓜而神采英毅食田僅十餘畝妻子饑寒卒日都御史  
姚鏞爲襄大事平生篤友誼初遊太學與南城羅玘友  
善玘病痢僕疫死廷舉爲煮粥負登厠一晝夜十數友  
玘瘥同登進士玘語人曰玘曰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年後獻臣生我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吳廷舉官東粵最久其遺愛婦人女子能道之然  
身觸權貴伏囹圄貫三木匪朝卽夕及在江西穿窬草  
石深窮賊壘寄之百死之地而不肯避逆濠發難乃其  
心膽所碎裂首在當日桃源被劫一駭官吁嗟乎此豈  
小之乎其爲廷舉哉







